

車廂暖流

黃秀蓮



HK
人與事

步入地鐵車廂，剛好有座位，便坐下。到了下一站，有老伯伯拖着手推車走進來，立定，一手握住扶手，讓自己立得穩定；一手抓住手推車的手把，怕一鬆手，手推車失控滑動。我忙站起，想讓座，旁邊的青年，卻用手示意不必了，暗示：「你坐吧，由我來讓。」

他把攔在腿上的背囊一提，立起，走前一步，輕拍拍伯伯手臂，請伯伯坐。伯伯連連點頭，一迭連聲說：「唔該，唔該」，蓬鬆白髮在燈光映照下，白的更白。伯伯拉起手推車，連車帶貨，坐好，再用腳抵住車輪。手推車是重量級那種，一般用來運汽水罐礦泉水，然而，以伯伯年紀，大概不可能幹這些粗活了，那麼，因何用上這車呢？此刻，尼龍袋半載東西，給繩索繫着。僅僅一瞥，可以推想，伯伯曾經負載沉重，拉着手推車奔走於途，如今老邁了，一直未能脫貧，依然

是勞苦一族，太重的已不能拉了。手推車，一定是他謀生的工具、助手。

七八十歲那一代，為香港貢獻最大，也吃苦最多。

伯伯坐好後，打開肩揹袋子，取出報紙，專心讀報。老一輩不論學歷、性別、貧富，都有閱報習慣。地鐵行車的微微晃動，揚聲器的宣告，車門開關的提示聲，多少有點干擾，伯伯居然一派閒適，「嘆」其報紙，自得其樂。

讓座青年靠着門側玻璃，跟伯伯一樣，也是低頭，看其手機。一老一少，萍水相逢，沒有約定，此刻竟似有默契，低頭各看不同的媒體。

只因青年善良，對女性對長者，都尊重而關顧，地鐵車廂裏忽然漾起融和氛圍，暖流四溢。老者得能安之，少者呢，他一定懂得愛心的能量。

此時此刻，香港實在太需要這麼好的青年。



燈下集

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很多年前我就讀過，那時候還在上高中，印象中，讀的是作者署名為「葉林豐」的版本。一九三八年，葉靈鳳遷居香港，主編過《星島日報》等報紙的文藝副刊，兼研究香港的風物、風俗、掌故，積累了大量資料。一九五三年，他開始在《大公報》副刊開設專欄「太平山方物志」，撰寫一系列有關香港花鳥蟲魚和風俗掌故的文字，反響熱烈。遺憾的是，因為年代久遠，我未能從《大公報》上讀到原版文字，所幸的是，後來，這些文字被結集成書，定名為《香港方物志》。

為一個地方寫志，舊時，很多文人樂此不疲。葉靈鳳所寫的《香港方物志》，既不同於專業的史志類書籍的呆板記錄，也不同於文藝類散文的辭藻和章法。在我看來，葉靈鳳是信手拈來的，是親自走訪或觀察之後的信手拈來，帶着濃重的趣味性，是一不小心就要流露出來的那種。

在這本書中，葉靈鳳記述了「香港為什麼稱之為『香港』」。各種典故和傳說，都一一呈現給讀者，他本人卻不置可否，把更多的想像，留給了後世讀者，用聯想和揣測一遍遍在腦海「開墾」。

香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座後續發展起來的城市。讀了《香港方物志》，我才知

重讀《香港方物志》

李丹崖

曉，香港的歷史可追溯到先史時期。葉靈鳳在《舶寮洲的古物》一文中，拿船寮洲中出土的箭鏃和文物與殷商時期的文物比較，得到的結論是：「舶寮洲發現先民遺物的大灣，三面有山環抱，因為向西，可以免除東北和東南季候風的侵襲，又從山腰裏有一道溪流直通海中，終年不涸。從地理位置上說，這確是一個理想的建立村落的地址。先史時代，曾經有人在這裏住過，是不難想像的。」如此來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宜居的地方，不然，穿越漫漫洪荒，歷史的風燈也不會在這個地區照亮。

我猜想，葉靈鳳是很愛小動物的。不然，他也不會在《香港方物志》中記載了這麼多可愛的「野物」。比如，藍鵲、豪豬、荔枝蟬、山狗和水獺、各種害蟲，大到兇猛野獸，小到蚊蟲，都記錄在案，觀察之細緻，令人驚嘆叫絕。野鳥的生活地區，在葉靈鳳的筆下，如數家珍。「新界后海海邊，最容易見到大批水鳥的地方」；「新界后海灣鹹淡水交界處，是驚鶯翠鳥經常覓食之地」……若葉靈鳳沒有研究的細心和耐心，這些曾經在香港生活的「客人」，到了現在，已經無從發現了，見不到了，幸好還有這本書，可以供我們展卷回顧。

不得不說，葉靈鳳是個細心的人，對於很多動物的描寫，絕非僅在案頭工作就能完成，他發現「鷹的交尾是在空中飛行時進行的，起初是互相撲飛掠，然後一上一下突然合在一起，一面繼續飛着，一面發出怪叫。」他還說



▲葉靈鳳著作《香港方物志》
資料圖片

「貓頭鷹是晝伏夜出的。白天裏睡覺，夜幕既降，牠便拍拍翅膀，霎一霎那一對圓而巨大的眼睛，這樣『嗚嚕嚕，嗚嚕嚕』的叫幾聲，準備飛出去覓食了。」

葉靈鳳向來是「雜覽」的，掌故風俗、逸聞趣事、文學藝術、自然歷史，在他筆下談必有趣。他是個愛書的人，他後半生的所有積蓄，除了用來生活開支，剩餘的全部用於書籍的出版。如此愛書的他，就足以讓人敬佩。

我曾看到舊書網上至今還有人兜售最初版本的《香港方物志》，售價高達數百元，原因是首印似乎只有五千八百冊，彌足珍貴。後來，也出了其他版本，不知為何還是念念不忘當初讀過的版本，就像我懷念葉靈鳳當初筆下所寫的可愛的香港一樣，我也懷念舊本的《香港方物志》。

走進《馬克白的悲劇》

尹 晝



旋轉
舞台

《馬克白》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因其富有強烈的戲劇性，並被形容為莎翁最為陰暗最具感染力的作品，幾百年來，各路藝術家將其改編演繹過無數次。

此番在上海舉辦的香港藝術月，「香港最具才華導演之一」的鄧樹榮攜工作室成員，為上海觀眾帶來了粵語版話劇《馬克白的悲劇》。

我之前沒有看過粵語話劇，對這種南方的藝術形式頗感好奇，又因是莎翁的劇，而演出場地設在上海1862時尚藝術中心。此地原是上海船廠，後經日本建築師隈研吾重新改造，成為一座博物館式的劇院，早就風聞其名，還未曾有機會參觀過。三個「想看理由」一結合，便興致沖沖去看了首演。

位於黃浦江邊的1862藝術中心，整體灰色調，內部充滿機械感，天花及四周保留着船廠原有部分設備，隈研吾用橙紅色的密集方塊賦予外牆以時尚的新意。夜晚的濱江大道，微風輕徐，華彩綻放。站在岸邊，可以飽覽黃浦江對岸的霓虹大廈，江面上緩緩行駛着幾隻遊船，歲月靜好。

鄧樹榮版《馬克白》的切入點，是將場地挪移到了中國，將一對現代中國男女置於夢境，在夢境裏他們發現回到了古代中國，而彼此變成了馬克白夫婦，從而上演了一齣被欲望吞噬而毀滅的故事。這樣的改編，中西相融，讓中國觀眾有了更深的代入感。

從服裝來看，因這對夢境中的夫妻係當代人，所以他倆穿着當代服飾，而劇中的其他人物都以古裝

為飾。比較有趣的是，當馬克白及夫人聯手殺死鄧肯國王後，由於內心的恐懼及後怕，馬克白夫人發瘋了。至此，馬克白與夫人調換了衣服，即馬克白夫人穿起了男裝，馬克白則穿起了女裝，以服飾的對換來暗示精神的紊亂，隱喻內心的不安。

道具方面，採用極簡模式，總共不過幾張桌子及幾張椅子，根據不同場景搬來換去。燈光、邊鼓的節奏敲打，也不複雜。值得一提的是音樂，粵劇、二胡、洞簫、京劇、古巴音樂都有穿插其中。總體來說，整部劇還是主要靠演員的身體語言撐起全場。鄧樹榮本人即認為身體是戲劇最核心的表達工具，人的內在轉化是劇場最神秘的經驗。因此，他將他執導的戲劇定義為：形體劇場。這並非一個劇種，而是一個方法過程。

當然，演員的台詞功力也給我留下震撼印象。眾所周知，莎翁的語言極富文學性，不同於家常對話，大段大段充滿戲劇張力的對白，非常考驗演員的功力。尤其主角馬克白夫婦，從頭到尾他倆的戲分佔有一個半小時以上。要將莎翁文縷縷的台詞變得自然而然從嘴巴裏說出，其背後的努力和反覆的排練不言而喻。雖然我全程聽不懂粵語，但並不妨礙欣賞整部話劇，舞台兩側，打着普通話及英文雙語字幕。剛開始，演員說出第一句粵語台詞時，觀眾席裏有小小的笑聲傳來，可聽着聽着就適應了，以至於看得太投入根本沒在意兩小時時光的悄然流逝，直至謝幕仍意猶未盡，沉浸在一種由不同時空和語言交織的神秘氛圍內，又新鮮又美好。這真是一個難忘的夜晚。



文化
什錦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中國政府月前向對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六位外國友人頒發「友誼勳章」。其中一位來自非洲，他就是坦桑尼亞著名外交家和國務活動家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

薩利姆同中國結緣於半個世紀之前。一九六九年四月，剛剛二十七歲，他就出任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在北京外交使團中引起轟動。我在一次外事活動中同他邂逅，只見他皮膚黝黑，額頭寬闊，兩眼炯炯閃爍，展現出勃勃英氣。他很健談，思維敏捷，邏輯性強，反帝反殖的政治態度極為鮮明。他自我介紹，原來從事新聞工作，一九六三年曾出席在雅加達召開的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會上結識一些中國同行，會後應邀訪華。這次來華履任，真是喜出望外。當時，中國政府接受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兩國之請，已決定援建聯結兩國的坦贊鐵路。同中方一道加速這一重大項目的落實，是他來華的主要使命。幾個月後，我從英美報刊上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抹黑這一項目，就立生約他為我供職的刊物撰寫一篇稿件之念。豈料，一位非洲朋友相告，他另獲任命，已調離中國。去往哪裏，一時不詳。

九年後，我奉派到東非做常駐記者，在烏干達結識坦桑尼亞通訊社常駐記者阿卜杜拉。閒談時提及薩利姆大使，阿卜杜拉告訴我，他們兩家是近親。薩利姆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出生在桑給巴爾北方的奔巴島一個有阿拉伯血統、信奉伊斯蘭教的農民家庭。他先是在當地念小學，後到桑給巴爾上中學。他生性聰穎，又刻苦好學，各門功課都很好。一九六〇年，他參與創建桑給巴爾學生聯盟，開始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不久，他加入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先是擔任宣傳和國際事務書記，後轉任《人民之聲報》主編和桑給巴爾記者協會秘書長，為桑給巴爾的



▲坦桑尼亞著名外交家薩利姆
作者供圖

獨立奔走呼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桑給巴爾宣布獨立，薩利姆旋即被任命為駐埃及大使。五個月後，桑給巴爾與大陸上的坦噶尼喀合併成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他繼續擔任駐埃及大使，後又調任駐印度高級專員。一九六八年，他回國擔任外交部非洲與中東司司長。不久，因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即將開工，他奉朱利葉斯·尼雷爾總統之命前往北京，同中方敲定鐵路建設的一些細節。在中國任職剛九個月，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的代表病逝，尼雷爾總統將他調往紐約接任，同時兼任駐古巴、圭亞那、牙買加等五個拉美國家的大使。

聽阿卜杜拉一席話，我才明白薩利姆勿勿離開中國的原委。在聯合國這個「充滿唇槍舌劍之戰的世界政壇」上，薩利姆從一九七〇年二月一直工作到一九八〇年十月，參與過難以數計激烈的政治爭辯。其中，最令他難以忘懷的，則是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展開的政治鬥爭。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國本應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其席位卻長期被偏安於台灣一隅的蔣介石集團竊據。國際社會強烈要求恢復中國的這一合法席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二十三國為此一再提出議案，而美國、

日本等國卻千方百計地阻撓。坦桑尼亞是二十三個提案國之一。薩利姆到任後，利用他曾在中國任職、對中國比較了解的有利條件，在外交使團中積極游說，在有關會議上仗義執言。他堅稱，「沒有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參與，聯合國的普遍性就只能淪為笑談」。他嚴詞批駁美國為阻撓恢復中國合法席位而玩弄的需要三分之二會員國同意的「重要問題議案」、「北京和台灣雙重代表權議案」等種種花招，提出世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所有主持正義的國家攜起手來，「把人為設置的阻擋中國前進的路障掀掉」。在非洲國家的代表中，他以中國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為例，以中國不顧自己的經濟困難而援建坦贊鐵路為例，說明中國是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堅定了大多數非洲國家支持二十三國提案的立場。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票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薩利姆代表坦桑尼亞同其他二十五個非洲國家的代表一道投下了贊成票。

中國在外交上取得這一重大勝利，不但美、日等國完全沒有料到，我們也沒料到來得這樣快。因此，一時間，我們就看到或聽說各種生動的報道和傳聞紛至沓來。毛澤東主席得悉投票結果，不由感慨說：「是非洲朋友將我們抬進聯合國！」當時，不少非洲國家尚未獨立或尚未完全獨立，投出二十六張贊成票，在世界各大洲中是最多的。計票結果一宣布，會場上掌聲雷動，不少非洲國家的代表倏地站起身，按照他們的習慣一邊吹起「啊嘞嘞——」響聲的口哨，一邊揮舞起手臂扭動起腰肢。人們注意到，帶頭歡舞者，就是身着從北京帶來的中山裝的薩利姆。薩利姆後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時我確實非常興奮，猛地從座位上站起來，一邊歡呼一邊跳躍。（一）

學習的動力

素 素



人生
在線

剛進入大學教英文時，出考題、編講義，甚至寫論文，都仰賴打字機。那是機械式工具，用力敲按鍵，字母的字模打到黑色色帶後，黑色字母出現在捲軸上的白紙，每打完一個字母，打字機向右移動一字元。每次使用時都戰戰兢兢，因為打錯一個字母就需要三道修改手續：先把白色修正帶放在錯字上面，再敲一下鍵盤，即可重打。萬一要加字或減字，那就得換一張白紙重新來過。

打字機生涯沒多久，個人電腦嶄露頭角，學校鼓勵教師革舊從新，研究室裏開始進駐新「夥伴」，先是後腦勺肥厚的螢幕、笨重的直立型主機，然後是電腦桌椅

、印表機。彼時電腦是黑白的世界，畫面非常簡單，沒有鼠標，一切依賴鍵盤打出指令。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算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它的頭腦簡單，只好由人來補強，所有指令必須準確無誤，絲毫不差，如果打錯一個字或符號，甚至空錯一格，則號令不達，動彈不得。

現在的電腦聰慧多了，處理文字的Word文檔號稱具備「人性化」的界面，所有編輯指令卷縮在螢幕上緣，隨侍在側，有文字功能表也有圖像工具列，使用者只需移動滑鼠點圖或點字，成果立現。反觀草創時期，電腦的編輯功能在萌芽階段，主要靠着鍵盤最上面一排的快速鍵，一鍵

一職，另外還有一些功能則須雙管齊下，加上鍵盤左側的幾個鍵，雙鍵聯按，如F2是儲存檔案，Shift-F2是另存新檔。功能指令多，大家各憑本事設法熟悉。

當年我見識淺短，還是把電腦當打字機，習慣一切就緒後才會勞動大駕。使用率不高，對指令陌生，於是投機取巧地在快速鍵的邊緣貼上細長的紙條，對準每一鍵，以超小字體註明功用，一目了然。那時候生手上路，電腦常常出現問題，找來一位學生幫忙排疑解難。[看診]數回後，學生說：「老師，我一直想問一個問題。你可以背那麼多那麼難的英文字，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功能鍵你背不起來？」真是好

問題！其實就是老師無心練鍵，不練則不熟，技生藝疏的結果就是無法運用自如。

教書二十餘年，碰到許多學生視英文為畏途，他們最基本的困擾是單字背不起來，挫折感很重。我總是強調勤練熟記才能生巧，要盡量找機會多聽多讀多看，甚至多想多說——在腦中虛擬說英語的情境。學過的字彙在聽說讀寫的脈絡中經常出現，自然就會熟悉了。

有一年「大一英文」的班上有個學生是該系的狀況，入學考試的專業科目分數極高，英文卻只有個位數的成績。他非常聰明，也很認真，在高中時學校刻意栽培他的優異才能，可能因此剝奪了英文的學

習時間。還好他警覺自己的英文嚴重落後他人，急起直追，學期末了及格過關。四年後畢業前夕，他送來謝師卡片，我們聊了他的未來計劃，臨走前他靦腆地問了一句：「老師，背單字真的沒有訣竅嗎？」看來他還是很困擾。

仔細想想，「熟能生巧」只適用於內在學習動機強烈的人，對於那些避英文唯恐不及的人而言，這種話有如隔靴搔癢，就像我當年無心牢記電腦的文字編輯指令一樣，總會想方設法，得過且過。

曾經有個學生對英文一籌莫展，十多年後我在一個觀光飯店和朋友見面時，他跑過來相認。原來他成了小主管，常常到外國接洽業務，他說：「老師，我現在英文沒問題了！」回想當年老師怎麼教怎麼說，都無法驅動他內在的學習動力，顯然外在環境的鞭策有效多了。